

*活動訊息

1. **高三親職教育講座**: 輔導處將於 110 年 2 月 24 日 (三) 辦理高三家長親職教育講座，協助家長了解該如何在學測後引導同學進行生涯評估、選填志願等，邀請函將於 12/18 早上發至各班，**請高三同學於 12 月 23 日 (三) 中午前將回條繳交給輔導股長。**
2. **110 學年度科技校院申請入學**: 招生簡章預計於 109/12/10 公告，請同學上網查詢！
3. **大學招生名額公布**: 教育部已公布 110 學年度各大學科系在各管道的招生名額，輔導處將此資訊再進行簡要整理，列出各校系甄選入學所佔之招生比例(不含外加名額及單獨招生等)，歡迎高三同學至輔導處網頁→生涯規劃→大學招生名額，瀏覽相關訊息。
4. **扶助弱勢招生措施**: 為協助經濟資源相對不足或特殊境遇同學順利升學，各大學都有制定相關之扶弱措施，也有部分學校設有優先考量經濟弱勢之招生管道(如清大「旭日招生組」、成大「成星招生組」、北大「飛鳶組」、中山「西灣南星分組」、高醫「薪火招生組」等)，同學可至甄選入學委員會→個人申請→扶弱措施瀏覽相關訊息。
5. **學習歷程檔案**: 學姐用心建立了與學習歷程檔案有關的 IG，掃描右邊的 QR code，獲取更多的資訊。



*家庭教育文章



李崇建:「轉個念，我終於可以回家」

擷取自 親子天下雜誌 20 期 作者:陳珮雯(109/10/30)

小五時媽媽離家出走，只有缺錢才會回家騙爸爸的錢；家裡四個小孩在二十五歲前沒一個是好孩子。「千樹成林」創意作文創辦人李崇建恨了媽媽二十年，直到三十二歲學了心理諮商，因為一份畫家庭圖的作業，才與媽媽展開和解……

小學五年級，我媽媽就和她的朋友離家出走。在此之前，她常帶一些我認為不男不女的朋友回家，抽菸、喝酒。我和媽媽說：「你都帶壞朋友回家。」她卻劈頭打我，還把我關到頂樓的房間。一個下著滂沱大雨的夜晚，媽媽又晚歸，爸爸冒雨出門找她，就在我擔心著爸爸會不會被車撞死的同時，他帶著爛醉的媽媽回家了。不醒人事的媽媽不斷的嘔吐，三個小孩哭著跪在她面前，只有我待在房間裡。三弟來敲門：「我們都在外面求媽媽不要再這樣了，大哥你也來跪著好不好？」我只有一句話：「我睡著了。」可是我很清醒，對著牆壁告訴自己：「我不認這個媽媽。」

我從今以後就是不要這個媽媽。但爸爸一直不死心，他拖了十二年才離婚。即使因為我和媽媽的朋友嗆聲，她朋友找了剛出獄的殺手到我家來殺我；即使媽媽只有缺錢才會回來騙錢，爸爸還是要這婚姻。我很生氣，勸他離婚，爸爸卻說：「家就是要大家聚在一起。無論她做什麼，她還是你媽，我會把她拉回家來。」爸爸是戰亂時代的人物，他在大陸還有個大老婆，在大陸的哥哥今年都七十多歲了。他對媽媽的執著讓我覺得他很沒用。

教育家爸爸與問題孩子們

爸爸是教育工作者，在我青少年時期，卻要面對校長的質疑：「你是輔導主任，孩子卻這麼差勁，你是怎麼教的？」爸爸只好把我轉學。我也想當個好孩子，不是我不願意，而是我沒有能力。我覺得我很邊緣，常常沮喪、失望，但是又充滿力量，精神狀態就是走在邊邊。

我們家有四個孩子，在二十五歲前沒一個是好孩子。我是老大，扮演家庭拯救者的角色，會管教弟弟妹妹。我自己不念書，卻逼著妹妹背唐詩；我跑出去玩，卻不准弟弟出去玩；我會打二弟，打不過他，就不理他。我二十三歲才上大學，在這之前，我做過泥水匠、貨櫃搬運工。三弟念高職時，兩大過、兩小過，警告無數支。我爸爸常說：「心都被劈裂了。」我也很痛苦，常想著，如果當年不是媽媽這樣，我們家應該會很好，想到媽媽，心裡有很多的憤怒。而我和爸爸也處不好。我從小沒過過生日，爸爸總說，我們窮人家不過生日。可是在我二十歲那天，他幫我買了個蛋糕。你知道嗎，一個從來不敢接受愛的孩子，當爸爸突然給我關懷時，我卻彆扭起來：「我不要，為什麼要給我買蛋糕？」莫名其妙的彆扭，蛋糕我一口都沒吃，大門一甩，就離家了。

我渴望又討厭人家愛我。愛那麼溫暖，為什麼不願意靠近？因為我在冰冷的環境太久了。突然把我放在溫暖的場域裡，不是我不要，而是我不習慣。媽媽的離家，讓我的內心一直很孤獨，我曾經想像過這樣的畫面：當我覺得孤單時，媽媽跑來緊緊抱住我。但是當我看到別人的媽媽抱著小孩，我會哭，非常的難過，那是失去媽媽的人共有的哀傷。

三十二歲時，任教的中學派我去上薩提爾諮商課程。當時我對心理諮商很反感，總覺得心理學就是去刺探別人心裡的缺憾。可是當天去上課，我就被震撼：看到諮商老師的寬宏和關懷，不逃避也不指責的說話方式。我全身激動的顫抖，原來有人可以這樣說話。我決定去學心理諮商，當時全部的存款只有二十多萬，我就領了六萬元去學。兩年時間，每個月到成功大學和精神科醫師、社工師談話，在談話過程中，我已經可以理解我媽。我的心被打開，可以自覺自己的難過、失落和遺憾，我有能力檢查這些情緒從何而來。

找到家庭圖的最後一塊拼圖

在諮商課程中有個作業要畫家庭圖，所以我打電話給媽媽。她離開家二十年，我第一次主動和她聯繫，聽到我的聲音，她很訝異。那通電話講了三小時，就從了解家族開始。因為學了諮商，我對媽媽的態度改變了，不再帶著質問與質疑，她的火氣也就沒那麼大。她提到正在做義工，幫助弱勢家庭的往生者洗大體，因為她要贖罪。我好難過，告訴她，雖然我不認同她過去的做法，但我不認為她有罪，請她不用太苛責自己，「我很尊敬我們能一路走過來，直到現在。」她在電話那頭哭了，並且向我道歉。我甚至告訴她，我欣賞她，因為一路走來，在那樣艱難的處境裡，不管她喜不喜歡，她仍以這樣的形式活著。

我是從「人的需求」這個點來理解媽媽，嫁給我爸時她才十九歲，夫妻相差二十幾歲，一個年輕少女的生命是不是有個很大的區塊沒有被滿足？我也發現，父親雖然很好，卻很傳統，一個年輕的生命嫁給我父親，沒有什麼娛樂，這件事對我母親也許不公平。

轉個念，我走出傷痛，和媽媽和解。今年過年，照例全家會先到親媽家送紅包，再回家和爸爸及後媽一起圍爐。我終於可以享受得來不易的家庭關係。